

檔名：51-001-0015

這一品是別序，這是《無量壽經》單獨所有的序，阿難看見世尊放光，以前從來沒有見過，所以他就長跪合掌來問佛，這是我們今天開始要一塊來參研的內容。「而白佛言」，就向佛來稟白，說「世尊今日入大寂定，住奇特法」，入了這個殊勝的定，安住於最奇特之法。這是什麼法？底下他就說了，是你住在「諸佛所住導師之行，最勝之道」。因為他放光，阿難就了解到是這個情況，所以他就問，佛佛相念，現在是念什麼佛？底下我們就詳細講了。

首先是「入大寂定」，大寂定是指的什麼定？大寂定，《涅槃經》裡頭說，佛要涅槃，在雙樹之間，「我於此間娑羅雙樹，入大寂定」。佛涅槃的時候在雙樹之間，我在這入了大寂定。所謂大寂定是佛最後圓滿涅槃時候所入的定。「大寂定者，名大涅槃」。涅槃三德，法身德、解脫德、般若德，三德都圓滿，這是大涅槃。所以大寂定是什麼？就是大涅槃。《甄解》它解釋，它結合我們這個經，它說「普等三昧」，普等三昧是殊勝的三昧，普等三昧和大寂定都是什麼？「並是念佛三昧異名」，是念佛三昧另外的一個名稱。「今佛為說念佛法門」，現在佛要給大家說念佛法門，所以就安住於念佛三昧。根據《涅槃經》，大寂定就是大涅槃。《甄解》結合我們淨土，就是念佛三昧，佛要教大家念佛，所以住於念佛三昧。這兩說有矛盾嗎？沒有矛盾，念佛三昧就是大涅槃。所以大寂定通說就是佛的禪定，這是通指一切，可以這麼說，按我們本經就指念佛三昧。

「住奇特法」。奇特這兩個字，《淨影疏》的解釋，「佛所得法，超出餘人」，不是菩薩、其他的人所能得到的，「在世所無，

故云奇特。」《合贊》是日本疏，「濟凡祕術」，救濟凡夫，對於一個奇的、不可說的、難宣的方法，「今日將說，故曰住奇特。」這些解釋都對。《甄解》這裡頭特別來讚歎、來發揮，說明這個奇特。所以這些書這麼大膽的來讚歎淨土，這些日本的古德很突出，因為他們親承善導大師之教。他們對於善導是恭敬到極點，也親近到極點。因為善導大師他也是特弘《無量壽經》，特別重視第十八願。這樣傳下來，日本的古德對於淨土宗有很深的體會，所以這個讚歎也是很突出的。而在中國要是這麼說，就有很多人要來跟你辯論。《甄解》說，「奇特法者，如來正覺果海」，這是一個果海，所以叫做奇特。這個果覺，果就是廣大，這個廣大怎麼來形容它？如海之廣來形容如來的果覺，這個叫做奇特，這才是奇特。奇特到極點，就是在《無量壽經》的蓮花光中，蓮花裡出了很多很多光，一個光又出了很多很多佛，這段文就「彰矣」，就是明顯了，把今天世尊住奇特法，這個奇特就顯現出來了。

底下它就比較，比較《華嚴》、比較《法華》，說《華嚴·性起品》裡頭佛就說，「一切眾生身中有正覺智。嘆之云奇哉！」這是《華嚴》裡頭，佛就是讚歎，奇哉！奇哉！一切眾生都具有佛的正覺的智慧，這個智慧德相跟佛一樣，唯以妄想執著就不能證得。它光引這一句話，一切眾生都有本覺智，嘆之曰奇哉奇哉，這釋迦牟尼佛讚歎奇哉奇哉，奇就確實是奇了，然而奇不是特，只是奇。佛都說奇哉奇哉，怎麼不奇？奇，然而不是特。為什麼說不是特？人人都有，就不特別，蒼蠅、螞蟻也有，地獄眾生都有，一切含靈都有，所以不特。《法華·提婆達多品》，「龍女成佛」，八歲的畜生女，確實特別。這麼一個龍的女兒，畜生之女兒，僅僅只有八歲，而且是個女的，確實很特別。然而「特而非奇」，這個不奇，一切眾生本來都有如來的智慧德相，她已經恢復到本來，這個事情

不奇，人人有分，個個現成。所以特是很特，一個幾歲的龍女就成佛，這個事是很特，然而並不奇。「唯此一法，最奇最特」，只有這個經，下面世尊要說的這個念佛法門是最奇，而且也最特。

它就要解釋，說話你要有論據，不能夠只提出一個論點，你要有論據，你得說明。經裡頭說，後頭這有，後頭寶蓮花品，「寶蓮佛光第二十一」，蓮花周滿世界，一一花有百千億葉，各種的光明，有無量的光，每一個光裡頭又出三十六百千億佛，每一個佛又放無量的光明，給十方說法。極樂世界蓮花周遍其國，每個蓮花有無量的蓮花瓣，每一個瓣放無量的光，每一個光中就現無量的佛，普為十方世界說微妙法。這是經文，為什麼引這段經文？它這段議論很好，我們可以全部的把它介紹一下。「經說：眾寶蓮花，周滿世界」，寶蓮遍滿世界。蓮花你說它是依報、是正報？「欲言是依」，你說它是依報，可是花裡頭能出這麼多光，光裡出這麼多佛，它是依嗎？蓮花能放光，光中能現佛。說是依報，說是佛身以外的，就是境界，不然，它怎麼出光、出佛？所以是依的話，花以外就沒有佛，沒有正覺，就不能放光、不能見佛。若說是正報，極樂世界的蓮花就是正報。佛、菩薩這是正報，這一切花、木、山、水、七寶池，這都是依報。你說是正報，可是它講，百千億個蓮花瓣、蓮花葉子，就是蓮花，那不是佛，怎麼能說是正報？所以說是依報也不行，說是正報也不行。眾生的情見到這個地方都用不著，所以叫做奇特。

底下它又說，「欲言是因」，有因有果，說這個是因的話，這個花是阿彌陀佛果德之所成就，阿彌陀佛萬劫的修行、萬德的莊嚴來成就他的願，願成就了，這個花現出來了，你說這是因，這是果德，果上所現，就否定了是因。「欲言是果」，這個花，十方世界都有蓮花，你說蓮花是果就說不過去。所以是因也不行、是果也不

行，這個奇特。有主有伴，極樂世界是有依有正、有因有果、有主有伴，真正的主是阿彌陀佛，其餘的這一切都是伴。如果它是主，可這個蓮花它能包括十方三世無量無量種種的莊嚴、種種的差別和種種的慧，含攝一切，它的侶伴多極了，不單純是個主。所以現佛、放光、說微妙法、安度十方的眾生於佛正道，無量的慧，不僅僅是主，包含了很多伴在裡頭。若說是伴的話，「欲言是伴」，實是心外無法，這一切都是如來正覺。彼佛世界尚無三惡道之名，何況有實？沒有。鸚鵡、舍利都在說法，那是哪來的？《阿彌陀經》不是說嗎？這是如來變化所作，「欲令法音宣流，變化所作」。所以這一切鳥，什麼都是彌陀的變化。所以水鳥樹林都說法，水也說法，樹也說法，都是彌陀變化所作；這一切蓮花，放一切一切，都是彌陀自心變化所現。所以你說它是伴不行，它純粹就是如來正覺。所以主伴也不可說。這麼看來，極樂世界的依正、主伴，一切一切等等，都是阿彌陀如來自心所現。「欲說是一法」，若是一法，可是一個花裡頭有無量光，無量光裡頭出無量佛，無量佛給十方都在演說妙法，度脫眾生，它就生出無量法，一又出了無量。「若說是無量，則只是一句名號」。所以《往生論註》說西方極樂世界三種莊嚴，佛莊嚴、菩薩莊嚴、國土莊嚴，主伴都莊嚴，這是一法句，一法句就是清淨句，清淨句就是真實智慧無為法身，也就是這一句名號，萬德之所莊嚴。所以說一裡頭有無窮無量的妙法；如果說是多，它只是一心所現。所以這個是「奇中之奇，特中之特，不可稱、不可說、不可思議之法」，也不可以安名，你給它安上名也不對，勉強稱之為奇特法。這就是《甄解》的一段註解，我把它解釋了一下。

阿難當時看見世尊現殊勝稀有的瑞相，他就知道佛是住於奇特之法。這裡說「住諸佛所住導師之行、最勝之道。佛所住者，《淨

影疏》曰：住佛住者，涅槃常果，諸佛同住。今日世雄（指釋尊），住彼所住，住大涅槃，能起化用。」這是《淨影疏》的原文，就是說今天佛住的導師之行、最勝之道，住了這個大涅槃，這個大涅槃能起殊勝教化的作用，來解釋阿難當時這兩句話。《會疏》說，「佛所住，不二乘，不字就是非。日本人的古漢語，有的時候不免就出這麼一點好像是很不符合中國習慣的用法，這裡就是這樣，不二乘就不合乎我們的習慣。佛所住的不是（非）非二乘、菩薩所能及的，「唯佛與佛住之」。它就解釋了，佛所住導師之行不是其他什麼，這解釋一下。它底下又說，這底下很重要，「佛說三乘隨他教時」，佛說阿羅漢道，像說阿含，後來又說唯識，這三乘都是隨他教。緣覺乘、聲聞乘、菩薩乘，這是三乘法，三乘法是隨他教，因為眾生的根器就只是這個根器，你要合乎他們的水平，對他們的水平來給他們進行教化，所以稱為隨他教。而不是佛暢開著心胸，暢所欲言，談自己的境界。今現在佛就是住自己的隨自所住，所以放稀有之光，這才叫做住佛所住。這一點就顯出來，佛之放光，因為平常說法都說其他的法，隨他教，今天才是隨自所住，住諸佛所住導師之行、最勝之道，因此放稀有之光。「又《甄解》曰：住佛所住者，住普等三昧。普等三昧及大寂定，並是念佛三昧異名」。這句話前頭已經引過，不過後頭又加上兩句，「三世諸佛皆住此念佛，故云佛所住」，三世諸佛都在念佛三昧中念佛。那當然，佛都成就了，當然一切佛都得念佛三昧，得了念佛三昧要念佛，當然在三昧中念佛，這是很自然的事情，所以住佛所住。也就是說，今天釋迦牟尼也是住於諸佛所住的念佛三昧。這就是對於這一句有幾個不同的解釋，都可以互相來補充。《甄解》跟我們這個經就更合了。念佛三昧稱為寶王三昧，三昧中之王，而且稱為寶王，就是從這個念佛三昧可以流出一切三昧。

「導師」，《十住斷結經》就解釋說，「號導師者，令眾生類示其正道故。」所謂導師者，你就給眾生指出一條正路。導是導引，我們導航，導航很重要，長江裡頭很多礁，水又那麼急，一個不小心船觸了礁，那就是一船的生命、財寶全完了。所以這個導字很重要，坐船那個導航那是極重要，導師在修行路上更比船那個導航還更重要，示其正道故，這個路應該怎麼走。這是一個解釋。第二個解釋，《華手經》說，「能為人說無生死道，故名導師。」能為人說法，讓他免於生死，出生死。無生死，不是講現在一般的世間人，他說人死就完了，如燈滅，什麼都沒有，不是那個意思，而是說你能出生死，叫無生死。不是根本沒有生死之說，無生無死。當然，這一切生死如夢幻泡影，你夢醒了就沒有這些事。所以「夢裡明明有六趣，覺後空空無大千」，覺後空空無大千正好是出生死。本來沒有生死，你在夢中不醒，那就是生死相續。導師者，這才是導師。

《佛報恩經》一樣，《佛報恩經》講「大導師」，加個大字，後頭有用大導師，偈子裡頭，在這就預先說了。「以正路示涅槃徑」，涅槃是佛最後之果，涅槃三德，一條正路給他示出《涅槃經》的涅槃三德，讓他得到無為，不是有為。我們現在往往，「若起精進心，是妄非精進」，起了我要精進的心，這個是妄念，不是精進，因為什麼？有為。所以我們要示正路能讓他得到無為、常樂，常樂我淨，我淨兩個字省了。所以凡夫四倒，阿羅漢四倒。凡夫的四倒，沒有我執著有個我，髒極的一個東西我都認為清淨，還追求，這個可美、可愛。明明是無常，轉眼就空，還以為出去遛個彎，商廈乘乘涼，命就沒了，這不是一切無常嗎？無常苦空，無常認為是常，無我認為有我，都是苦事而很樂，所追求的實在都是苦事，不知道，自己覺得很樂。實際都是苦，沒有樂，自己覺得樂，是苦。

所以凡夫的四倒，無我當作有我，穢當作淨，無常當作有常，拿苦當作樂。到了阿羅漢這都解決，他就沒有這些，他又有四倒，菩薩的常樂我淨他不知道，他不知道沒有妄我還有真我。真我實際上也不可得，當然他不是斷滅，這個境界很微妙，是樂，這種樂超過一切世間，常樂。常，不是無常，本來無生死。本來無生就無滅，無滅就是常，常樂，最清淨，沒有什麼。這是阿羅漢的四倒。事實上一切的學問都有這麼一個過程，先是山是山、水是水，後來山不是山、水不是水，然後山又是山、水又是水。寫字，「未能險絕，先求平正」，你不能寫到險絕，你先要平正；「既能平正，力追險絕」，能寫得平正，用大力去追求險絕，這個字寫得；「既能險絕」，能做到險絕，「復歸平正」。文章也是如此，先是沒有波瀾要有波瀾，有了波瀾還要趨於平靜。所以演經很難，這個地方是最難的地方，一個就是平正的，還是那個不能險絕的平正，還是既能險絕又歸平正的平正。形式是一樣的，內容全不一樣，這都是如此。所以這個大導師者，就用正路來示涅槃，讓他得到無為的常樂我淨。

《甄解》說，「導師行者」，什麼叫住導師之行？導師之行是什麼？「即彌陀世尊平等引接無所遺故。」前頭不是都解了嗎？是要導引眾生到常樂我淨。《甄解》的好處，它就是結合這個經。阿彌陀佛是平等的，他平等普度，沒有分別的，不是對於聰明的人跟愚蠢的人有不同，對於好人壞人一律是平等，大悲普度，更不是說這個人跟我有怨，那個人跟我有親，怨親是平等的。無所遺故，沒有一個剩下的，把他遺棄了，遺就是遺棄，不要他了，不捨一個眾生，這是導師之行。所以大導師就指的是彌陀，「以本願引攝五乘」。把阿修羅這一趣打散就稱為五趣、五道，我們常說六道成五道，分別就在這。把阿修羅立為一道就是六道，把阿修羅打碎，有天阿修羅，可以歸到天；有人阿修羅，歸到人；有畜阿修羅，歸到

畜生；有鬼阿修羅，歸到鬼，阿修羅就不單獨成為一類，這就是五趣。所以五趣、六趣都通。他還有特別的特性，他就是妒忌，他逞能、好勝，他這種特性，而且很有能力，所謂奇異功能，這都是屬於阿修羅類的。阿修羅不見得是罵人的話，阿修羅可以護法，但是一般他妒忌，他就要破法，他妒忌釋迦牟尼佛，他不服。這是五趣，讓本願來引攝五趣，其實五趣就是六趣，把阿修羅分到其他裡頭去了。現在釋迦牟尼佛正要演說《無量壽經》，「正是住彌陀之所行」，所以說最勝之道、住導師之行。

底下他就說，一定是這樣，今天是入了大寂定，住奇特法，是住諸佛所住導師之行，最勝之道，不但是導師之行，而且是導師之行中的最殊勝之道。底下就是他的想法，他說「去、來、現在」這三世，過去、未來、現在，佛跟佛都是相念的，他同心，他相念，同一個志願。現在這一種最勝之道，這就是他的話，為什麼說這話？沒有明說，他認為這個最勝之道必定是在念佛。所以他就說「佛佛相念」，今天世尊你是念過去佛還是念現在佛？這個文句就省了一點，不然你接不上氣，這文章接不上氣。住這樣的最勝之道是什麼？也就是問你在念什麼佛？這是他認為這個最勝之道就是在念佛，但是不知道今天佛念的是什麼佛？是念現在他方的佛，還是念過去未來諸佛，這就是他的問題所在。這個《合贊》的說法，他這一點說對了，他說佛佛相念，可以知道今天這個佛也是在念諸佛，然而現在現這個奇相是什麼緣故？做為兩個問題，佛一定是在念佛，現這個光明，這是一個問題；這樣的殊勝是為什麼？這是他的兩個問題，我這合起來了。經文就說，你是念什麼佛？「何故威神顯耀，光瑞殊妙乃爾」。這個意思前頭已經說了，最勝之道，現在佛佛相念，是念過去，是念現在？不是念佛的話，何以今天這個光明如此顯耀、如此殊勝？所以，我這個解釋只是一個問題，就是問念什



麼佛。這都是一些小節，怎麼都可以，《合贊》的文字上也說得過去。

他就提出這個問題，提出問題，底下就是世尊的回答。世尊告阿難言，「善哉善哉」，善哉就是好，連說兩個好是稱讚之辭。好，好，讚歎阿難提出這個問，「汝為哀愍利樂諸眾生故，能問如是微妙之義」。你為了哀憫，哀就是悲哀、就是悲憫，其實哀憫就是悲憫，古時候的文字跟現在的文字習慣上還是略微有點不同。你是悲憫，悲憫就是拔苦，利樂就是與樂，慈心，慈是與樂。善哉善哉，你是為救度眾生，給眾生拔苦，讓眾生得到安樂，讓一切眾生得到這樣一個正果，你是這樣的心，所以你才能夠問如是殊勝之義，你才能問這樣殊勝的意思，就表示世尊非常喜歡。淨影師說，他為什麼稱讚阿難？因為阿難這一問是稱機，正是與這個機相稱，稱機，相稱合的。這東西稱不稱，相稱，稱這個機，合乎這個機。當法，最恰當，這個法。任何你這個當令不當令，你這個事不當令就是不合乎這個時候。當這個法合時，時也是合的，機、法、時都相合。這個時機、這個時節、這個法都是相合，所以世尊就歡喜。

《甄解》就說，「所問稱可佛心故。」你所問的這個問題正稱佛的心。所以經中說，只有兩個人善報佛恩，一個是善問，一個是善答。所以提問題很重要，而且善問，提出好的問題，這樣的人能報佛恩。因為你善問，問的得人的時候，他就有善答，這就法輪就轉。佛就讚歎他，你是因為這樣一個好心，你才能問如是殊勝之義，能問如是微妙之義。微妙兩個字，「法體幽玄故曰微」，法體它本身是幽深玄妙就叫做微。不是微小的微，微小有什麼可稱讚的？這個微，現在所謂多空間，很多高度的空間它都極微小，所以咱們這個空間它就隨便透過。你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，一個籠子養個鳥，人也不能進去，鳥也不能出來，螞蟻隨便出入。微，這個微，

要談到這微小之微，恐怕不是這微小之微，而是微妙之微。「絕思議故曰妙」，你沒有法子說。智者大師講《妙法蓮華經》，一個妙字講了九十天，九句談妙，就是說不清楚，說九十天也說不清楚，絕思議所以稱為妙。佛法甚深甚深，講一個經題，講一個妙字，九句。能問如是微妙之義，就是說非語言分別之所能知，能問這樣的問題，這是問一個很深入的問題。

就稱讚他，「汝今斯問」，你現在這個問題怎麼樣？你這個問題，「勝於供養一天下阿羅漢、辟支佛」，這是一句話。底下是「布施累劫」，布施又是一句話，這兩句話。布施一切，連動物都在內。這個是說阿難問的功德很大。一天下，我們所謂四天下就是四大部洲，南瞻部洲、北俱盧洲、東勝神洲、西牛賀洲。古時候有一些人把它誤解，有一些人他把四大部洲他都認為是在地球上，認為須彌就是崑崙，這樣來解釋，這個解釋很肯定是錯誤的。他說這個須彌山，日月都繞須彌，現在還說太陽繞咱們。真要須彌山在地球上，那就是太陽繞咱們地球，所以這句話錯了。那時候有人還附會，說北俱盧洲是共產主義，什麼都是極量的豐富，要什麼有什麼，男女之間毫無約束，種種的，這就是蘇聯。這是很荒誕的事情，這個就不對，首先是科學不發達，過去有些錯誤很難免。這個說法也不是佛說，婆羅門一貫有這些說法，佛也不需要把現在我們從最新的天文學所能知道的東西跟大家說，讓大家更多了一個不懂，所以就隨順，這個問題就是這樣。現在確實外天來的這個事情，現在很多在證明，屬於外天來人。前兩天電視還看見，英國就每天發現這個事情，那個麥子倒伏，全部都倒，而且它畫得比圓規畫的還圓，一片麥子倒了，一個圓的，這一個圓，這又一個圓。所以他們就懷疑這是外天來的人幹的，後來科學家就去觀察，電視屏幕中沒有看見飛來的東西，可以看見遠處有地方在放亮，電視裡頭，就沒有幾

天的事情。所以天外這個事情，它就是四大部洲，還有別的，它無量，這就是一個小天下。無量的天下，無量的銀河，銀河中有無量的日月，所以天是非常之大。一天下就等於一個南瞻部洲，或者什麼這樣的。你這個供養，勝於供養一天下的阿羅漢、辟支佛，你都供養了。也勝於你來布施諸天的人民、蜎飛蠕動（蜎是帶翅膀的小蟲，蠕是爬的小爬蟲）累劫的時間，累劫，劫的時間極長，我就不解釋了。這一切人、天，各種生物，以至於小飛蟲、小爬蟲都布施。勝於這樣拿累劫的做這種布施，供養這麼普遍一天下的阿羅漢、辟支佛，這樣的功德大一百一千萬倍，就提這個問題。所以剛才我說，什麼人能報佛恩？善問，這一個問有這麼大的功德。

「何以故」，為什麼？因為你這個問，引出佛的回答，「當來諸天人民一切含靈，皆因汝問而得度脫故」。這就把這個問題答覆了，也就給我們現在極大的啟發。因為你這個問題，當來，就是從這一問以後，當來就是以後，以後要來的，就是未來的，諸天，不但是這個地球，各天界，欲界天、色界天、無色界天；一切含靈，這就包括六趣，天是最高的，天、修羅、人、畜生、鬼、地獄，一切的含靈，含有靈性的就是眾生；皆因汝問而得度脫故，都因為你這一問，他將來得到度脫。因為這樣一問，佛就說這個法，佛要說了這個法，這個法就宣流，將來一切的含靈都是因為你這一問而得度脫。這一問，大家要知道，這裡頭當來一切含靈，包括咱們今天在座的諸位，咱們能在一切之外嗎？所以要把自己擺進去。當然現在我還不生信心，那是時節還不到，最後你還是要，將來你等到彌勒菩薩來，現在種了這個因緣，彌勒菩薩三會龍華，都得得度。彌勒菩薩就接受了釋迦牟尼佛囑咐，《無量壽經》就拜託彌勒，說彌勒也要弘揚《無量壽經》。所以皆因此問而得度脫，現在結了佛緣的人，到了三會龍華就全部都得度，不過就時間長得可怕，這個數

字我上次，去年說過一回。所以這一句就是讚歎，而且這個經之重要。所以各種修持是都可以得到一定的好處。真正可以得到很多，你看後頭其他佛國，很多大菩薩還是要往生極樂世界。所以你就不是直接，就是在凡夫，就去到凡聖同居土，你到了其他的佛國，成了菩薩之後，還是很多很多無量無邊的都在往極樂世界跑。

底下佛又說，「阿難！如來以無盡大悲，矜哀三界，所以出興於世。」你看是無盡的大悲心，因為《普賢行願品》就說，「諸佛如來以大悲心而為體故。」諸佛的本體就是大悲心，因為悲心是極端的重要，密宗大悲為根，菩提為因，方便為究竟，都是從悲心出發。諸佛如來以大悲心而為體故，又說「以大悲水饒益眾生，則能成就諸佛菩薩智慧花果。」一棵樹要開花要結果，你得怎麼辦？你得拿大悲的水去澆這個樹木，就是饒益眾生，你才能夠得到智慧的花果。「無盡者，即《行願品》中無有窮盡」，他這個願裡無有窮盡的大悲。諸佛菩薩是無盡的大悲，「矜哀三界」，矜就是憐憫的意思，矜哀三界就是悲憫、憐憫三界的一切眾生。「所以出興於世」，所以在世間又出興了。佛早已成佛，佛就是為了度眾生故，開佛知見才是度眾生，這是一件事情，所以出興於世。《法華》就說，「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，出現於世。」《法華經》就說要「開示悟入佛之知見」，淨土法門就正是佛之知見。

佛是這樣出興於世，「光闡道教，欲拯群萌」。光是光大，闡是開演，我就要光大開演這個正教。拯是救，來救度、幫助；群萌，萌是發芽，群萌就是指群生，就是眾生，預備來光顯佛的教化、來救濟眾生。《會疏》說，說法有漸法、有頓法，佛都稱眾生之所宜，隨緣讓他們都能得到解脫、度脫，這是拯群萌，這是解釋拯群萌的意思。欲拯群萌，欲這個字就代表願，我有這個願，我要來救一切眾生，所以這個欲就是願。這裡頭就有兩個意思，一個意思就

是承上，上面不是說大悲為體嗎？所以就是要度脫一切有情，沒有度的讓他得度，已度的還不安讓他安。所以要光闡道教就為的是這件事，就是為了要拯群萌。第二，就接著下頭說，為什麼要欲拯群萌？我要「惠真實之利」，因為如來願一切眾生都能夠進入彌陀大願之海。這就是《會疏》說明這個欲字，因為大悲，我就要救度；底下就說我要給他們真實之利，所以這樣來救度。這就是解釋這個欲字它的內容。《甄解》就特別著重，說諸佛出興於世就是要說彌陀的願力，拿這個來救眾生，這是顯出諸佛的本懷。

「欲拯群萌，惠以真實之利。」這個欲字往下要來連繫的這個力量很足，欲拯群萌，我怎麼拯？我就是要給他們真實的利益，不是做一些無關緊要的事，有的人忙了一輩子，你沒有給眾生什麼真實利益。所以佛之出興於世，這樣的一個心，阿難這一個問這麼要緊，那是因為佛的本懷就是這麼一件事，是要給眾生得真實的利益。徹底的、究竟的、真實的、長久的利益，不是暫時的、虛幻的，是真實的、徹底的、究竟的。惠就是惠施，就是恩賜之義，賜，賜給他。真實之利，按善導大師的意思，就指的彌陀誓願是真實之利。所以日本承善導大師的教化。我們中國對於善導大師，中間有一個錯誤的記載，有人說他自殺。我當年看，他自殺了，我對於他也覺得不滿，後來才知道。所以在居士林，我在那個時候特別給善導大師另外寫了一個傳。不是他自殺，他沒有自殺，自殺那是問話的人。所以有很多記載，讀書你不能太片面，有的時候常常就有錯。盡信書不如無書。書裡就像沙裡，我老是說像沙裡淘金，那沙裡淘金的事情，金子就這麼一點點，其餘都是沙子。善導大師他不是這樣，人家來問，實際上這個在哪誰都不知道，日本人考證出來的，在道宣著的《高僧傳》裡頭，列在焚身那一類裡頭。也沒提善導，他就提了這個怎麼焚身，那個怎麼焚身，就提了這一段。有一個人

就問善導大師，他說念佛，最後要是念著佛死就能往生嗎？善導大師說你念著佛死，死的時候還是念佛，可以往生。他說好，南無阿彌陀佛、南無阿彌陀佛，他就跑到山外，就上了樹，南無阿彌陀佛、南無阿彌陀佛，啪，一下下去。所以上頭有人說，跳下去的是問話的人，不是答話的人。但是後來記載錯了，說善導大師上了樹跳下去，這是個錯誤，很大的錯誤。日本人他對於善導恭敬到極點，他說第一代祖師是阿彌陀佛，第二代祖師是善導，第三代祖師是日本人。他不大看得起中國這些淨土宗的大德，他就把他日本人接過去了，有的時候加一、二個，加上曇鸞、道綽，後頭人他不怎麼樣。善導大師的意思，真實之利就是彌陀誓願所能給眾生的利益。善導大師自己的偈子說，「如來所以興出世」，十方如來所以出興於世，為什麼？「唯說彌陀本願海」。所以善導大師這個講得很絕對，唯就是唯心、唯物那個唯，唯說，唯說什麼？唯說彌陀本願海，只是說彌陀本願之海，善導大師的讚歎。在中國，實際上中國後來很多大德他們都從禪宗開悟，不能像日本大德說話這麼暢，大暢本懷，沒有什麼委曲。他尊善導，一直他是相承的，一代一代他老有人。

《甄解》就讚歎善導這個話，「此今家」，今家就是日本人稱善導親切的稱呼，他也有稱許多之類的，都是說的善導，今家，還有些類似的。「獨步妙釋」，這是善導獨步，只有他單獨可以走到這，獨步一切就是走得最高的，獨步妙釋，沒有人能跟得上的，微妙的解釋。真實之利，善導大師有個解釋，《甄解》就來讚歎，「他人所未談也」，別人談不到這裡。「順此祖釋，以彌陀本願為真實利」。所以惠以眾生真實之利就是什麼？就是轉達彌陀的本願教化眾生，以這個為真實之利就可以八萬四千法門做為光闡道教，這樣的話如來光闡道教就是弘揚八萬四千法門。欲拯群萌，惠以真實

之利就是教導他們彌陀大誓願海，第十八大願，只要持名，十念必生，至心的念十句必定往生。

底下《甄解》講了很多，我們抽它重要的講一講。「真實利者」，就是佛的智慧和名號。善導大師所說的，在因地中法藏（就是在阿彌陀佛發這個大願的時候，他當時是國王，出了家，出了家之後，法名叫做法藏），在這個時候發四十八願，法藏在因地中所成的真實，這個所成的真實你把它開展，就是四十八願裡頭的五願，包括第十八願，合起來就是一句名號。所以我們常說，「一乘願海，六字洪名」。一乘大願之海，這一乘，一切眾生成佛稱為一乘，一乘之願海；六字洪名，這個名號，南無阿彌陀佛。所以因中所成就的真實之際，開演了真實之利，就是有這個真實的五願，你把它再合起來就是一句名號。這個真實貫通於教行信證，立的這個教、這個修行、所信、所證。所謂之利是什麼？就是名號的大利。這個大利的究竟是指什麼？這個大利的徹底是什麼？就是無上的涅槃妙果。這也是《甄解》的解釋。為什麼把一切的真實最後歸到一句名號？因為這句名號它究竟說來就是無上的涅槃妙果。

《甄解》又說，「真實之利對權假方便」。權假之說，一個是真實之利，一個是權假之說。權假之說，說到阿羅漢，後來到了《法華》就告訴他們，你們要知道這是化城，你們走累了讓你們在這歇一歇，實際是沒有的，不存在的，你們還是都要成佛，這是權假。真實之利和權假就是相對的，不是一樣的。既然是這樣的話，你把世間法來看小乘的法，那就小乘法是真實，世間法就是假的。你得了諾貝爾獎金，一天到了八寶山，那都是假，還是假，還有什麼你帶得去？所以這一切世間法都假，小乘是真，證阿羅漢是真。以小乘來相望權教的大乘，權教這些世度菩薩要入世去度眾生，就好像舍利弗前身，到處去修菩薩六度，後來人家跟他化眼睛他退心了

，這是世度菩薩。你拿小乘跟世度菩薩比，就是所謂權的大乘，那權大乘是真，小乘是假。佛說阿羅漢是焦芽敗種，他沒有利他的心，權大乘要肯利他。以權大乘對實大乘來說，對於《華嚴》、《法華》來說，所謂小始終頓圓，你把始教、終教來對圓頓教來說，始教、終教那就是假。終教當然不錯，《大乘起信論》，人人都可以成佛，人人都有如來藏，但是它就規定你必須三大阿僧祇劫。《法華》是剎那間龍女就成佛。它這個不真實？因為他的根器只能聽這個，就這樣的話，等佛說《法華》還有五千人不聽，他聽不下去，這些不能勉強。所以把權的大乘來望實教的大乘，就實教大乘是真，權大乘就是假。把《華嚴》、《法華》這種實教的大乘還跟彌陀第十九願來比，就指的《魏譯》本，《魏譯》本的第十九願說，「發菩提心，修諸功德，至心發願，欲生我國」。這個就是要發菩提心，修功德，發願，往生極樂世界，這個就比《法華》、《華嚴》都真。「聞我名號，繫念我國，植眾德本，至心迴向」，就可以往生，就第十九願假，第二十願是真。要拿第二十願跟第十八願比，「十念必生」，二十願又假，第十八願才真。所以到了第十八願，念佛往生，十念必生，這是真實中的真實，圓頓中的圓頓。這是惠以真實之利。這一句佛號就是大涅槃，實際上這也很自然，因為這一句阿彌陀佛是阿彌陀佛證到大涅槃之後才成佛，這才是圓滿，這個佛號才出來。所以這個名號是佛所有功德之所成，它就代表了這一切功德，現在的話，代表這一切信息。因此你念你就是屬於果覺，因為這是佛的果覺，你現在念這個拿來莊嚴你自己因地的心。所以是真實之利，最直接，最了當。

底下，大家也不會有意見，《法華》、《華嚴》中國一直是認為登峰造極的，日本人說它是權假，獨讚《無量壽經》。《甄解》對於這個它有解釋，它說現在不是說真實之利嗎？就從這個利益上



著眼，從利益上著眼，所以說《法華》、《華嚴》都是假，只有《無量壽經》是真。因為《法華》、《華嚴》說有疾速成佛的法，《法華》只是一個龍女成佛，而不是大眾，不見疾速修這個法而成佛的人。「故自成別時意趣」是什麼？就是聞了法之後，在另外一個時間所達到的境界。事實上法體，法之本體並不需要你等待，但是人的根器不一樣，所以讀了《法華》、讀了《華嚴》，你還是要再來再來再來，要等待時間，「人機劣故」。《無量壽經》，你只要相信不疑，但是這點很難，此是一切世間所難信法。要知道這個信，能信應當是很重視的，能信而不疑者，十個人就有十個人往生。現在還很多人往生，目前佛教還是一種衰微的情況，現在還是往生者不斷，而且往生就不退，一直到成佛。

而且這個法門，當法都滅了，為什麼說《無量壽經》重要？一切什麼經都沒有了，最先滅的是《楞嚴》、《涅槃》，《楞嚴》現在已經看出來了，很多人說《楞嚴》是假的。佛早就說了，第一部滅的經是《楞嚴》。慢慢這些邪說信的人就多了，信的人多大家也不念了，不念它就滅了。第一部《楞嚴》先滅，然後一部一部的滅，最後剩下《無量壽經》。到了最後，眾生為什麼還有智慧能夠來研究《無量壽經》？《法滅盡經》就預先給咱們講了，說一個油燈要滅的時候，它放光。蠟燭也有這個情形，蠟燭點到最後反而更亮了。到了法將滅的時候，這時眾生有智慧，這時眾生可以接受《無量壽經》，還有一百年的因緣。所以到最後最後，還有這個法存在度世，而是這個時候眾生所謂回光返照。人要將死的時候，忽然間精神又來了。現在看個病人，忽然間精神來了不是好事，這叫回光返照。整個佛教的回光返照就最後這一百年，《無量壽經》還可以度眾生，這個之後就剩一句佛號。所以現在我們也不能要求很多人水平很高，到了末法只有這水平。當然到了最後的時候，你會念阿

彌陀佛就是法師，就是金剛阿闍黎，一般人不會，人壽也短了。這是一個緣故，一個緣故就是說依此得利益的人多，都可以得利益；第二個，最後法滅還完全靠這個經來度眾生。而且凡聖都是念佛，都是相等的，都得這麼做，凡也念，十地菩薩不離念佛，佛佛還相念，所以凡聖齊等。蓮池大師的《彌陀疏鈔》，「齊諸聖於片言」，就是這一句名號，大家就相等了。因此說這是真實之利，最後還要靠這個，凡夫也得念，聖也得念，你開悟之後還是得念。開悟不求往生，恐怕你要欠悟。憨山大師說開悟之後，他《憨山夢遊集》說，開悟之後人都持咒，他不肯說，說怕大家執著，實際都還持咒。

底下，剛才是《甄解》的辯論，底下是我在寫的時候我做一點解釋。本經能夠給眾生真實之利的原因，就是因為咱們這個經所開化顯示的都是真實之際。前頭已經講了真實之際，真如實相的究竟之內容。由於真實之際，所以這個極樂妙土是什麼？底下就說這個經有三個真實，這是第二個，第三個，底下跟著就來了。阿彌陀佛就住真實慧，在真實慧中勇猛精進，一志莊嚴淨土，一心，一條心的在那莊嚴淨土，在真實慧中。這三個真實，所以極樂妙土等於就是從真實之際所開演，而國土之種種莊嚴就是真實智慧的流現，因為彌陀就住在真實慧而莊嚴國土。《往生論》說了這句話，「三種莊嚴入一法句，一法句者清淨句」，說到這，這句話就很像禪宗。入一法句，一法句者清淨句，不再往下說，這點破了，點破了成教，清淨句是什麼？真實智慧無為法身，這就是教。說到上頭，不往下說，很有宗的意思。所謂真實之際就是無為法身，所以流現出極樂國土三種莊嚴。

「故《要解》云：能說所說，能度所度，能信所信，能願所願，能持所持，能生所生，能讚所讚，無非實相正印之所印也。」所

以這個淨土法門，你得能說這個法，所說的內容，你在這度化大家，你所度的，你能夠信和你所信的內容，以至能願所願、能持所持、能生所生、能讚所讚，都是實相正印所印出來的。所以用這個印字的好處，比如說圖章，圖章它代表要蓋章才能兌現，才能有效。而且這個印章不是一筆一筆寫出來的，這一點最要緊，一下就出來了，沒有前後。所以佛法裡頭，這一切譬喻它都有很深的意思，一時就全兌現，一成一切成。你要寫一篇字，你寫半天才寫完，你要蓋圖章的話，篆字，七、八個字，一蓋，一下子都出來了，而且這個印出的印文跟這個印是一致的。你要印證就這個意思，我們要印證一下。所以這一切一切都是從實相這個圖章所印出來的。咱們就拿今天來說，能說所說，能聽所聽，這能說的人、所說的內容，你們所能聽的人、所能聽的內容，你們能發願往生的人跟你所願要往生的國土，這一切一切，你能念所念，能念的是你這個人，你所念是這句佛號，都是實相正印。所以，首楞嚴的含義是一切事究竟堅固。一切事為什麼能究竟堅固？無一不是實相，無一不是法身，沒有這一切分別。所以密宗稱為大圓滿，在大圓滿中沒有一件事情不是大圓滿。所以這一句佛號就是大圓滿，就是真如實相。所以密宗說聲字皆實相，你不是執著有相、有聲、有色都有嗎？耳之所聞是聲，目之所見是色，這都是六塵，密宗說聲字，觀這個字種、聽的這個聲音都是實相。所以就是能修所修，能修的人是實相，你所修的法，觀這個咒、念這個字，那都是實相。你這麼去體會，你之所行就跟那個求保佑我發點財，那麼去念的是天淵之別，效力不一樣。我們從這可見，入到淨土這個法門就是入實相。所以說能惠真實之利，那是真實之利，真實之利還有能超過這個的嗎？

底下佛也就讚歎，「難值難見，如優曇花」，值是碰著，你難遇，難相見。如優曇花，「希有出現」，優曇花是一種花，很像咱

們這的無花果，葉子像梨，果大，像拳頭這麼大。咱們這的無花果不開花就結果，它這也是不開花就結果，花很難逢。《般涅槃經》說，「有尊樹王，名優曇鉢」，翻的音稍有點不同，「有實無華」，只有果實沒有花。如果開了金花，「世乃有佛」。所以這個優曇花，它的這個花是難得出現。所以誰說看見無花果開花，那是很奇怪的事情。無花果南方很多，南方來的知道這個，也很好吃，無花果。這也是一種無花之果，印度的。《出曜經》說，「數千萬劫，時時乃出」，這個花才出來，多少劫才出來花。「群生見華，謂曰如來將出」，看見這花，有佛要出世了，極大的祥瑞。所以佛就打譬喻，佛的難遇難見就像優曇花稀有出現。

底下再進一步的鞏固阿難的信念，因為這個話它超情離見。大家一般都是為常識所束縛，好像這個超了我的常識就不是真的。我就批評一些人，我說這些人是唯常識論，只有合乎常識的是真實的，一不合乎常識，這裡必定有假。現在就是這些話，佛說這句佛號這麼殊勝，超過這麼多經，大家聽了之後是不是還有一點將信將疑？這個很難免。所以佛再鞏固，釋迦牟尼佛說，「阿難當知！如來正覺，其智難量，無有障礙。」你要曉得，如來的正等正覺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這個智慧是難以測量、難以思量，沒有障礙。

如來的正覺，《甄解》說，「如來正覺者，乘彌陀一如來成正覺故」。現在佛跟大家說法是應化身，就是大家在法會上所見的釋迦牟尼佛是應化身，所謂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。我們所記載的佛相，種種的記載，所見的佛都是應身佛。報身佛只有菩薩境界的人才能看得見，一般看不見，太微妙，太廣大。咱們上博雅塔就可以知道，看是個圓的，事實上誰給咱們畫了一個半截的圓圈？你的眼的視力給你畫的，因為你視力只能達到這，所以以視力為半徑，就看了一個圓的，在外頭還有你看不見。以這種的視力你看佛，看到真

的報身，一根汗毛你也看不著，也找不著邊，多少多少由旬，一個由旬就四十里，這個微妙也非你所能見，法身更是一樣。所以我們所能見的和經裡所記載的佛是應身佛。底下《甄解》就說，「應身即本地身」，就是這應身就是法身。因為佛從法身流出報身，從報身流出化身，其本源就是法身，智慧跟法身是一體的。所以今天說法之釋迦牟尼即是毘盧遮那，法身，這個智慧是難於量。常住於念佛三昧，他住念佛三昧能夠發出極殊勝的妙智慧，所以說其智難量，這個不是地上菩薩、等覺大士（等覺就是離佛只差一個位子）所能測度的。所以告訴他，佛是如此的智慧、如此的通達。我所告訴你們的話，連地上菩薩、等覺菩薩都難以測量，大家不要用自己這個水平來測度，尤其是拿自己這個水平來所謂批判接受，我想得通的我就接受，我想不通的就一定是不對，這就很不好。

如來其智，無有障礙。「能於念頃，住無量億劫」。念頃這是《唐譯》裡頭的話，一念我們上次已經說了，我們採取多數的意見，就是一剎那，一彈指裡頭有六十個剎那，有六十個念頃。這還是最長的，我們選了個長的，不然還要複雜，這樣好記一點，因為有兩部經論都這麼說。說一彈指就六十個剎那，一剎那就是一個念頃，也是六十個念頃，一個念頃就是一個剎那，一個剎那是一彈指的六十分之一，這麼一個時候能夠住無量億劫。所以我們說這部經就是中本的《華嚴經》，這種打破時間就顯在《華嚴》的十玄裡頭。無量億劫是多長的時間，這個劫，要把這個石頭，多少天人下來用袖子輕輕的把這個石頭磨光了是一劫。而且這麼多的劫，釋迦牟尼佛他一念之間就住這麼長的劫，諸根，身根、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沒有增減、沒有變化。就是說在一念之間就住了這麼長的劫，住這麼長的劫只是在一念，這個就是《華嚴》裡頭「十世隔法異成門」。

《華嚴》，「知無量劫是一念，知一念即是無量劫」，這是時間。現在最新的物理學把這個空間、時間、物質都有了新的認識，這是一個很大的提高，這一切都是人類的錯覺。徹底突破了時間，一念和無量劫平等平等，所以就超思量。就拿作夢來說，你做了一個很長的夢，你醒了之後，其實就一會。所以說夢熟黃粱，做了宰相，後來又被人殺了，幾十年的時間，結果就是煮了一頓小米飯的時間。他打個盹，就睡覺，就作夢，夢了之後，再叫他起來，他已經遇難了，這是一生的經過，就是一頓煮小米飯的時間。這種事情很多，夢中就可以體會這個，很短的時間你可以變得很長。事實上咱們現在就是在作夢，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，咱們這個夢沒醒，咱們這個夢醒了就好，現在就是作夢。「延促同時」，就是說這一點。所以叫阿難要相信，如來的智慧，一念就住無量億劫。

「所以者何」，為什麼如此？因為如來之定、如來之慧是究竟通暢，無極，沒有窮極。定就是禪定，慧就是智慧，戒定慧就是三無漏學，三無漏學戒當然攝在裡頭，定慧。「究謂究竟，暢謂通暢」，這是《會疏》的話，「簡異」就是不同於，不同於因位所得的定和慧，如來的定、如來的慧是究竟通暢到了無以復加，無極，無以復加，就不同於別的。這句話什麼意思？叫阿難你要仰信。

「於一切法，而得最勝自在故」，對於這一切的法得到最殊勝的自在。自在兩個字，《華嚴經》有十個自在。「一、命自在」，長壽，沒有障礙。「二、心自在」，有智慧調伏自心，入種種三昧沒有障礙。三是「資具自在」，可以出現無量的珍寶來莊嚴世界。第四是「業自在」，菩薩能隨種種業，示現受種種果報。「五、受生自在，菩薩隨其心念能於諸世界中，示現受生無障無礙」。第六「解自在」，勝解殊勝信解行證的解，也能夠示現種種的身相，演說妙法，這是第六，這個自在。第七「願自在」，菩薩可以隨他的

願，在諸剎中，一切佛剎佛土出現，來成佛，沒有障礙。第八是「神力自在」，神通威力隨意變化。第九「法自在」，得了大的辯才，於諸法之中能夠演說無邊的法門，無有障礙。十是「智自在」，智慧具足，能在一念之中，顯現如來的十力無畏，成等正覺。你看佛的智慧，這還不是佛的，菩薩的智慧，在一念之中就能現如來的十力無畏（十力、四無畏），成等正覺，等等妙法，無有障礙。現在說的這個，這個最勝的自在，就是這十種自在都已經圓滿究竟攝在裡頭，稱為「最勝自在」。就如《法華經》裡所說，「我為法王，於法自在」，這是釋迦牟尼佛自己所說。因為佛就是真實，也用不著謙虛，我是法王就是法王，我為法王就於法自在。所以這個地方是一貫的、一致的，「於一切法而得最勝自在故」。

「阿難諦聽」，阿難你好好聽。「善思念之」，要深入，善巧的去思念。「吾當為汝，分別解說」，我要給你來解說，答應說了。別序的內容就到這裡。這一段，別序又叫做發起序，發起這個正教，發起本經的正文。這個裡頭，序都是為了證信，前頭六種成就是證信，別序也是證信，這裡有五重的證信。第一重就放光，放稀有的光明。所以這個地方我們都是要很好的去體會，他說這個經的時候，阿難跟佛這麼多年他沒有見過，這是第一重。第二重，阿難就請問，他這個請問就有兩個含義，他這個問，看見這個稀有之光，他就知道這是奇特之法、導師之行、最勝之道，而且知道這個道、這個法就是佛佛相念，這也是證信；第二是阿難能問這種的意思，就表示阿難也是德遵普賢、從果向因的大菩薩，所以就不是凡小所能問得到的。會中這麼多菩薩，無量無邊，而且有二萬的四眾弟子，都來敬聽淨土法門，佛來演說這個圓音，正是時機，「今正是時」，大家歡喜。所以這個阿難之問，就知道是在念佛，這大家的時機，都很契機，這是第二重證信。第三重證信，就佛讚歎這一問

，佛讚歎這一問就告訴他，「當來一切含靈，皆因此問而得度脫」，將來的一切眾生就因為你這一問問得好，他們因此而得到度脫，這是第三步證信。第四步，佛就告訴阿難，佛之所以出興於世為了什麼？就是為了要給眾生真實之利，真實之利就是下面要說的彌陀的願海，彌陀的名號，念佛往生，這是第四重。第五重，佛在說佛的智慧是如此，這一剎那和無量劫平等，這什麼智慧？定慧都究竟的通暢，就是法都自在。佛這麼說，又為了眾生真實之利，這麼大的智慧，又這麼大的慈悲，這個所說我們就不能夠輕率，我們應當是歡喜、尊重，所謂仰信。有些地方就是佛既然這麼說，我就應當這麼信，我們慢慢去修去，就會一天比一天明白。所以這個地方是五重證信。

再有，這個裡頭我們已經有兩個真實，在前頭一開始的序裡頭，一個是真實之際，因為我們說了本經，這個都是開化顯示真實之際，所以可信。所以佛也說，佛說將來你們有四依，因為經和經文是可以矛盾的。現在大家都反了佛的四依，跟著始教來否定圓頓教，這是不遵佛旨。佛指示四依，你是「依了義不依不了義」，佛的經不都是了義教，有好多不了義，一部經裡頭有不了義的地方，也有了義的地方，這兩個之間要不同你依止誰？依止那個了義的部分。什麼是了義的部分？是那個講實相的地方。所以這個真實之際所開化的，這是我們應當依的。而這部經，這用是惠以真實之利。我們也願意度眾生，我們還不是僅僅為了就自度。你要度眾生你要給他真實之利，你不是今天給他一張大團結（註：指人民幣拾元，在那時候很值錢）就算完了，明天他又沒有錢了。所以，一個是真實之際，一個是真實之利。這就和蓮池大師在《彌陀疏鈔》一開頭的兩段話就一致了。《彌陀疏鈔》一開口就說，「靈明洞徹，湛寂常恆；非濁非清，無背無向。大哉真體，不可得而思議者，其唯自性



歟。」所以我們開化顯示真實之際，真實的究竟之處就是這個自性，就是這個靈明洞徹，湛寂常恆，大哉之真體。第一個真實就是如此。

第二個，《彌陀疏鈔》接著說，本來是沒有濁沒有清、沒有背沒有向，但是眾生已經濁了、已經背了，背覺合塵，所以澄，我們說澄，澄一澄，「澄濁而清」，把這個濁的東西把它澄清。「返背而向」，你本來是背覺，你現在把背覺變成向覺，返背為向。「越三祇於一念」，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才能成佛，這是《大乘起信論》所堅持的，但是一念可以超過，圓頓教就不同於終教。所以這個判教，大家都要知道，你們到底是要學什麼教。到底我們只是喜歡小乘，可以，都好，沒有一個不好的。始教、終教、頓教、圓教，圓頓教那就是三祇一念之間齊等。你需要修三大阿僧祇劫，好，你去修；我一念也可以成就，越三祇於一念。「齊諸聖於片言」，諸聖，文殊、普賢、觀音、勢至這些聖人，所謂片言，一句南無阿彌陀佛，平等平等。「至哉妙用」，這個至矣哉，無以復加，這個妙用。「亦不可得而思議」，跟本體一樣，不可思議，體上起的用。

「亦不可得而思議者，其唯佛說《阿彌陀經》」。《阿彌陀經》和我們《無量壽經》是一部經，有的稱那個經為小本，我們這個為大本，有的稱那個為小經，我們為大經，所以是一部經。《彌陀經》的宗是「信願持名」，我們是「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」，信願也就是發菩提心更簡明的根本內容；持名，一向專念，是一致的，所以兩部經是一個宗旨。這兩個真實跟《彌陀疏鈔》蓮池所讚歎的相同，也就說「如是妙法，三輩齊收」，上輩、中輩、下輩。「遂令凡夫，頓同補處」，就是讓凡夫，甚至於下劣的凡夫，頓然間同於補處菩薩，一往生就不退，再無退轉，頓然間就同於補處。「大哉妙用，不可思議」，真實之際的體所產生，能夠發揮的妙用，給予眾

生真實之利。這個就是本經的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，可以得到往生這樣的一個真實之利。這樣的妙用，在一念之間超越了三大阿僧祇劫；念了一句佛號，在你正當念時無有雜染，你就跟諸聖平等。我們幸而得聞，你要知道這是「無量劫來希有難逢之一日也」。所以用這個，咱們結束第一卷。

正宗分，下面第二卷，打個比方，序分如頭，正宗分如身體。身體很重要，心臟是血液系統，肺是呼吸系統，腸胃是消化系統，都在這，還有神經。所以正宗分很重要，這就打個譬喻。下面正宗就很多了，我們現在就進入正宗分，前頭一段大家可以自己看看。我們現在就是直接，因為我們談了一年還沒有談到彌陀的大願，這是講釋迦牟尼佛會上來會的聖眾，只是序。佛就告訴他，他問這個事，阿難啟問。「法藏因地」，這是第四品，這是正宗分的頭一品。「過去無量不可思議無央數劫，有佛出世」，無央數者就是無盡數，劫就很長，上次說過，說不清那麼多的劫，有個佛出世，「名世間自在王如來」，名字叫做世間自在王如來。佛是通號，世間自在王是別號，那個佛他獨有的號。《甄解》它的解說，它說這個配般若三德，說這個王，法身出現一切如王，他說這個王，世間自在王，王就是配這個法身。自在就是解脫，你為煩惱所縛就不自在，你自在就得到解脫，解脫德；你通達世間，通達世間要智慧才能通達世間，這是般若德。所以在「世自在王」這幾個字就把涅槃三德包括了，王代表法身，自在是解脫，世間了達這是智慧，「三德圓攝」。所以這個就是三一相即，一即是三，三即是一，涅槃三德「如：字三點」。這是名世自在王，就解釋這個佛的名號。

「如來、應供……佛世尊」，這是佛的十號。佛的十號常見有三種不同的提法，《成實論》、《淨影疏》都是這樣，依著《成實論》把無上士跟調御丈夫合成一號，佛和世尊是兩號，這樣成十號

。《涅槃經》、《瓔珞經》、《大智度論》就不是這樣，它是把無上士和調御丈夫分成兩號，把佛和世尊單獨成為一號，這是第二種。這都是小事。我們現在根據《涅槃經》的，無上士、調御丈夫還是兩號，佛跟世尊合起來。如就是真如。這是十號，這個十號是通號，一切佛都有十號。實際是無量的號，無量的德號，但是簡之為十號。

日本的《合贊》說，根據《涅槃》，它說「云何名如來？」為什麼稱為如來？「如過去諸佛所說不變。云何不變？過去諸佛為度眾生，說十二部經，如來亦然，故名如來。」就是說如來者，如過去諸佛一樣而來，這是根據《涅槃》。《會疏》說，如來義有三個，如來實際是「法身、報身、應身」。《金剛經》說的，「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」，本來無來去的，這是說的法身如來。所以《金剛經》很多境界是法身境界，他無所來，亦無所去。《轉法輪論》，「第一義諦名如，正覺名來」。什麼是如？第一義諦是如，空有本來圓融不二，這如，從第一義諦這樣叫做如，而證到正覺名如來。這就是從自然契合第一義諦，成等正覺這麼而來，這就是報身如來。《成實論》，《成實論》本來是小乘的書，「乘如來道，來成正覺」，乘是乘坐的意思，也就是說行於如來的這個道來成無上正覺，「故名如來」。這是所現的應身如來，像釋迦牟尼現身為太子，而後在樹下睹明星成道，這是應身如來。「《天臺壽量品疏》（《法華壽量品疏》）云：如者，法如如鏡」，它是以如如為法，也如鏡。如如，兩個如字，如如，如那個如。「非因非果」，離開因和果，也離開「有佛無佛」，但是不管是因是果、有佛無佛，這個如「性相常然」。如，都如它就沒有變異，變了就不如，性相常然。遍一切處也沒有兩樣，空間、時間都突破了，「不動而至為來」，這個就是說的法身如來。如來有法身、報身、化身，對於如來的解

釋也有三種不同，剛才已經說過了。

「應供」，《大論》說，佛的一切結使都沒有了，「得一切智慧，故應受一切天地眾生供養」，應受供養，稱為應供。其餘的，《淨影疏》、《會疏》沒有什麼新的意思，差不多，大家自己看看。

「等正覺，梵語三藐三菩提，具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。舊的翻譯就是「無上正遍知」。「阿耨多羅，秦言無上。三藐三菩提，秦言正遍知」，肇公註解這麼說。「道莫之大，無上也」，道沒有更過於此者，稱為無上。這個道是真的、正的，他沒有不知道的，所以就稱為正遍知。這是第三個號。

第四「明行足」。明有解釋為神通的，《會疏》、《淨影疏》都是這麼解釋。但是《淨影疏》它另外又一個解釋，「明是證行」，是證所行，「證法顯了」。明，用這個明來證所行，證這個法很明顯，叫做明，明就是智慧。《涅槃經》說，「明者，名得無量善果」。什麼叫做明？就是得了無量的善果。「善果者，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。所以這個明字就不是指神通，不是三明六通那個明，後頭說是證行，這個已經進了一步，這就是得果了，所以就以無上正等正覺這個覺作為明。我們現在解釋名號也是根據《涅槃》，用它第三種的說法。「行足者」，《涅槃經》說，「行名腳足」，行就叫做腳，就是我們的腳。腳足是什麼？「名為戒慧」，我們持戒跟智慧，乘著戒慧的足，就是修戒修慧，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是故名為明行足。」依止戒慧，修行戒慧，功德圓滿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稱為明行足。實際明行就是戒慧。《會疏》也就沒有多少，大家自己看一看，稍微有點不同。再把《淨影疏》說一說，《淨影疏》也是這個說法，就是龍樹的話，「戒空慧等，名之為行。此二」，二是什麼？就是戒和空慧這兩個，都圓具，圓滿具

足，「故名為足」。所以明行足就是戒和空慧都圓滿具足的意思。許多的解釋我們可以合參。

「善逝」，善就是好，逝是去。《大論》說，什麼叫好去？就在種種甚深的三摩提（就是三昧），無量的大智慧當中去。就說怎麼叫好去？到種種的三摩提、無量的大智慧去。像偈子說，「佛一切智為大車」，佛以一切的智慧做為一個大車，以「八正道行入涅槃」，這個叫做好去。入無量智慧三昧中去，一切智做為大車，由八正道證入涅槃，叫做好去。底下簡單一點，這個文字大家可以自己看一看。

「世間解」。世間就是五蘊，諸佛了達五蘊，照見五蘊皆空，叫做世間解，這是《甄解》的話。《淨影疏》說，「世間解者，是化他智」，能夠教化他，這個相當於差別智。「善解世間，名世間解」，這是《淨影疏》的解釋。《會疏》的解釋，「謂世間出世間因果諸法，無不解了」，不管是世間出世間，一切種種因種種果，如什麼因得什麼果都解了，「故名世間解」。所以我們把它綜合起來說，世間解就是化他的聖智，如來如實知道世間出世間種種因果諸法。

「無上士」，佛是最尊，所以稱為無上士。這個很好。「有所斷者，名有上士」，有所修有所斷，名為上士。「無所斷者，名無上士」。所以有學位就低，無學位就高，也是一樣的意思。有所斷是上士，無所斷名無上士。《智度論》說，佛涅槃是自己證得的，不是從他那得到的，也將導引一切眾生入涅槃。在一切法中，「涅槃無上，眾生中佛亦無上。佛以「持戒、禪定、智慧教化眾生」，也沒有一切能夠跟這個相等的，所以稱為無上士。

「調御丈夫」，調是調伏，御是駕御。《淨影疏》說，「能善調伏眾生，名調御丈夫。」《合贊》說，自己是丈夫，又能調伏其

他丈夫，「故號佛為調御丈夫。若具四法，則名丈夫」，要這四法你都有，你才能稱為丈夫。什麼是四法？一個是「近善知識」，要親近善知識，善知識者即是如來。在這個時候你能夠遇到善知識，你應當像對如來一樣的去尊重他。善知識也不遠，你們可以互相為善知識，這位同學做得有點不對，旁人提醒他一下，就是善知識。他這個地方沒有明白，你能給他解釋一下；他某個地方思想上有個扣，幫他解一解。這都是善知識做的事，近善知識。「二、能聽法」。這個話大家聽了很奇怪，怎麼能聽法做為一個條件？要知道，聽法有人跟不聽是一樣，那就不叫能聽法。還有佛說《華嚴》，連大智慧、大神通的人都如聾如盲。所以能聽法不是小事。所以做為丈夫，第一個條件是親近善知識，第二個是能聽法，很虛心，無有厭足，願意聽，就表示聽你能聽得進去。三是「思惟義」，不但能聽，而且善於思惟，要消歸自己，不是一些文字上的東西、經論上的東西，那都是書，或者你再有學問，你是個活的佛學大詞典；你要善於思惟，消歸自己，消化、融入到自己殊勝的智慧裡面去，也就是讓它來薰發自己的本覺。所以這個有內薰外薰，我們的本覺勝智在自己內部老在那薰這個無明，變就變這個無明，所以無明薰真如，真如薰無明。現在我又有所聞，我這外面又在這薰無明，這樣的話，這個無明它轉變就快了。而要知道，最徹底的話，本來無無明。第四「如說修行」，這就是丈夫。能知能說而不能行，這就不是丈夫。它有四條，說得很簡單，但是做到很不易。又有一個問題，說是這個還有女人，怎麼單提丈夫？《智度論》說，這就包括了，提丈夫就包括女人、包括黃門（就是二根），其他種種都包括了。

「天人師，《淨影疏》曰：能以正法近訓天人，名天人師」，他能用正法來教導人和天。這底下都有解釋意思，這沒有什麼新的

意思，不說了。

「佛世尊」，就是「三覺圓滿」。佛，我們講很多了，世尊就是佛的含義，這講過了，就不重複。「世尊，梵名薄伽梵。圓備眾德」，一切德都圓滿具備，「為世欽重」，世間尊重，「故號世尊」。這個是如來所有的通號，世間自在王是別號。

世間自在王如來，也就是佛世尊，「在世教授四十二劫」，教導四十二劫，時間很長。時間長短都不一定，釋迦牟尼佛是很短很短只有八十歲，有的就很長，古佛還要長，這尊佛他住世時間就很長。「時為諸天及世人民說經講道」，他給大家說法開示。這個時候，「有大國主名世饒王」，他是一國之主、一國國君，這個國君的號叫做世饒王。「聞佛說法」，正在同時，他聽到世間自在王說法，他就歡喜。這個歡喜很重要，所以經中最後說「皆大歡喜」，就是樂這個法，歡喜、踴躍。我的老師（夏老居士）聽見淨土法門，他回來之後一直在屋子裡笑，笑了二、三天，跟個神經病一樣就一直笑。他說我笑什麼？我笑我這回可能有出去的道路了。咱們這個不是拿來做一種裝飾品，或者做一種什麼資本、做一種什麼工具，我們是要真正，萬劫千生，今天有個機會得了人身、聞了佛法，我們要惠予眾生真實之利，我們自己也要了脫生死，這才是真正我們所應當做的事情。這事這麼大，我們怎麼去做？演慈辯，授法眼，用法眼替我們選好、給我們，我們自己哪裡能選得到？老實說，我們要不是佛的加被也不可能，這個就是說真正要知道慶幸。所以他才歡喜。開解，「頓然心開，了解實義」是開解。所以我們說能聽就是這個意思，你聽了之後你得有所開解，你要去掉點東西。

我們要知道，修行跟搞學問，為學則日增。我們現在也不能不搞點學問，佛學院，我們在最初也需要有一定的學問。所以為學日增，你三年級就比二年級多知道一些，四年級又多知道一些，以後

又多知道一些，求學問是一天比一天有所增長，但這不是道，與道無關。為道是日損，你去掉什麼，一天能去掉點東西，這才綽綽入道，不是搞學問。所以開解，就是這個扣開開，去掉這個扣了，叫做開解。法藏當年也是國王，一聽見佛法就「歡喜開解，尋發無上真正道意」，跟著就發無上的真正道意，就是發了無上的大菩提心。「棄國捐王」，國我不要，王位也不要。我看見過棄王位出家的，不丹的王子，皈依了活佛，跟著活佛來修法，很莊嚴，王子。釋迦牟尼佛什麼都扔棄了不要，所以這個最有說服力。因為他不是為一些目的，他也不要我們一文錢，釋迦牟尼佛不要你一文大光錢，不跟你要錢。和尚，廟裡的那些俗僧要錢是另外一件事，不代表如來，如來不要你一分錢，也不拉你一張選票。他是棄國捐王，「行作沙門」。

「沙門」，《四十二章經》說，「辭親出家」，親是難捨而能捨，「識心達本，解無為法，名為沙門。」所以做為沙門，要看看沙門的定義，什麼叫沙門。你們頭一班的一位，他就跟我說，他說我就希望我這一生老穿這衣服。我說你穿這衣服有什麼了不起！他希望一生不脫這衣服。所以最可怕的是在袈裟下失卻人身，披著袈裟你把難得的人身丟掉了，再也沒有人身了，這是最可怕的事情。所以要識心達本，識自本心，達自本性，要能夠解無為法，不是搞有為。我和通願法師我們第一次見面，我就說可惜，明明是無為法，但是到很多人手中變成有為法。她回我一句說，明明是無漏法，到大家手中變成有漏法。所以這就叫做沙門。

「號曰法藏」，這個名號就是當年世饒王出家，法藏將來成就就是阿彌陀佛。而且是「高才勇哲，與世超異」，不同。「信解明記，悉皆第一。又有殊勝行願」，願力最大，「及念慧力」，念力、慧力，來「增上其心」，使他的心增上，念慧日有增進，「堅固



不動」。「修行精進，無能踰者」，沒有人能比。底下就到世自在王前發願，這個留在下一學期了，修菩薩道以後，就是阿彌陀佛這個時候已經出家，法藏很突出，棄國捐王，行作沙門。